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二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名忽管仲謂名忽曰子懼乎名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糺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糺可謂有生臣矣死者𠃋𠃋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受君令而不改　管子名忽曰犯吾君

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紀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直而不阿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名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丨丨丨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

正義直指 荀子丨丨丨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

剛折端志 荀子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丨丨丨丨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

正以是非對 荀子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丨丨丨丨

不忘細席之言 荀子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丨丨丨丨丨

內肝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

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褓因自殺先出其腹實丨懿公之丨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丨丨丨丨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豫讓欲殺

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質於人**所為為此者所以|||||也|||也

中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我|||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赤石不奪 揚子||||節士之心注石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

不逢轉隨衆不改雅入鄭 抱朴子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

移｜｜｜｜以｜｜｜｜｜｜以

｜｜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

膽勁心方

抱朴子｜｜｜｜不畏彊禦義

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名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項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

戰國策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

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所入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满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丨其丨丨其丨丨丨丨丨棼冒勃蘇是也

采薇作歌 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丨丨而食之及餓且死丨丨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持璧睨柱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視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丨其丨丨丨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名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壁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壁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壁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壁

臣今頭與壁俱碎見上

終不與秦壁見上

秦王擊缻史記藺相如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

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不懌為一｜｜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 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見上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蟬蛻濁穢**見上**泥而不滓**見上**不**
也雖丨丨丨丨丨可也
侵為然諾史記陳餘傳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
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丨丨丨丨丨者也**田橫二客**史記田儋傳漢王立為
皇帝丨丨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
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
使使赦田橫罪而名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
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
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
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
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
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
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庶人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奏事彭越頭下

史記欒布傳欒布為燕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丨丨丨丨也注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丨丨丨丨有丨丨反不重耶

蹈背出血氣絶復息

漢書蘇武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

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名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名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名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丨其丨以丨丨武丨丨丨半日丨丨丨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而屈身于外國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

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雪與旃毛幷咽見上杖節牧羊節旄盡落見上雖蒙斧鉞湯
鑊誠甘樂之見上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見上留匈奴十
九歲見上罷山郎漢書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注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朱雲折檻慶忌死爭
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不肯授璽 漢書霍光傳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自劾吳章弟子 漢書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馬

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漢書兩龔傳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歛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

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

不肯錄錄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丨丨丨丨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駮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遂趨出欲去官

以一蕢障江河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區一一一一一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節過蘇武

後漢書耿恭傳車師畔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車師攻交河城敵人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

遣軍吏范羌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敵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殁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于是封為騎都尉

煮鎧弩食筋革 見上

疾風知勁草 後漢書王霸傳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

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為國

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簒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張步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名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幅巾詣河内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丨丨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丨丨丨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懼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丨丨丨宜丨丨丨以丨丨丨丨其見憚如此

直心無諱 後漢書郅惲傳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正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

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譏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中

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卿何似我故功曹 見上

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人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曽祖丹臣之祖也帝曰｜｜｜｜｜｜因貫之由是顯名

獲一書加勞二百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

氏屢請｜｜｜輙｜｜｜｜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于是貴戚斂手莫敢干法

争禮

後漢書鄭衆傳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共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争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

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名衆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

廷爭寃獄

後漢書寒朗傳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顔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名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兾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兾陛下一覺悟而已臣

見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論寒朗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七賢 後漢書袁閎傳黄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秘等門閭號曰｜｜按秘閎弟忠子

一門忠義 後漢書張醽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醽見之歎息曰豈有｜｜｜｜而爵賞不

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先人豈知王氏臘 後漢書陳寵傳及莽簒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曰我｜｜｜｜｜｜｜乎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震｜｜｜秉去三惑

埋輪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其車｜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讃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

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二烈士

後漢書臧洪傳

從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

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

不仕新室 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勲好黄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仕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

薦舉前後七上 後漢書張奐傳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惟規｜｜｜｜｜

利刃齒腐朽 後漢書范滂傳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名資

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天｜令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按資宗資

下健者豈惟董公後漢書袁紹傳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橫刀長揖徑出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

受劒銜鬚後漢書温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别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敵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

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說士猶甘於肉 後漢書李充傳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賔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内隱居懐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絶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

關東觥觥郭子横 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名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竟不虚也

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曽司空

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輙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

公王相去一階 見上

恐負名賢知顧 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不得其死｜｜｜｜｜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可稱為孝 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

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

豈可以社稷輸人 晉書賈充傳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欲||||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

有魏貞士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河内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見上

此兒乃敢彈我 晉書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歎曰||||||||||真可畏也

以禮進退 晉書李憙傳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明公

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專車 晉書和嶠傳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勖為監嶠鄙勖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晉書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按暾劉毅子

三臺清肅 晉書劉毅傳惠帝復阼暾為左丞正色立朝｜｜｜｜

臺閣生風 晉書傅氏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貴游懾伏｜｜｜｜

捧白簡待旦 見上

寒苦自立 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實｜｜｜｜終始不衰

寧可復草間求活 晉書周顗傳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所

聞異於此 晉書何充傳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敦默然

取蘇武節來 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我｜｜｜｜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嵇侍中血 晉書嵇紹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勿去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 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名羣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絜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絜因陽狂不言｜｜｜｜｜｜｜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輙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不為王門伶人晉書戴逵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琹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琹曰戴安道｜｜｜｜｜｜｜｜對使者破琹見上

二侍中有古人風烈晉書劉曜載記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覇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懇懇｜｜｜｜｜｜之｜｜｜矣可謂社稷之

董龍是何雞狗晉書苻生載記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隨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强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按隨王墮龍榮小字

不能為桓氏賛揩宋書

王裕之傳爲天門太守裕之妻桓玄姊也裕之之郡玄時爲荆州遣信要令過裕之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

比臧洪陳容宋書沈攸之傳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𣂪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之｜｜及｜｜｜榮金城人也

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宋書沈懷文傳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

效郢君章 宋書謝莊傳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邪

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而已

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豫章王嶷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按淵褚淵

眠牀上積塵埃齊書虞愿傳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有書數袠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梁書蔡道恭傳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禀命出疆憑此而已即｜｜｜｜｜｜｜｜｜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齊自應有侍中梁書謝朏傳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

誓不為人執筆梁書江革傳城既失守革

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迩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内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閹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官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竟不前之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梁書羊鴉仁傳贊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古之殉節斯其謂

乎

真司直梁書沈浚傳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内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效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内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内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横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曰是｜｜｜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號周舍方汲黯梁書范述曾傳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重｜為｜｜｜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

經事蕭家決不奉命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

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白日流名

陳書魯廣達傳瑒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遺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讎抱恨｜｜自｜｜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按瑒賀若瑒

何足以此懼人

南史謝瀹傳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輙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取燭遣兒朏又無言

南史

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名朏卻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以取之朏終無言帝乃呼左右

以壽為戚　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

索火　｜｜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

燒車　南史褚炤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之馭人奔｜乃免

甑草食土　南史庾域傳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無有離心

乃可死作惡鬼

不能生為叛臣

魏書宗室顯和傳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閒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大司馬嚴而秉法

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衛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閒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聲氣不撓

魏書劉潔傳潔性彊力多智數

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為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詰屈丐潔丨丨丨丨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給騎人弱馬

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

烈頭可得羽林不

可得 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

何能苟求富貴 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也

違心苟免非臣之意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

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刋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名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脱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名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
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
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
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
時世祖怒甚勑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
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
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
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
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
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
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
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
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

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抗雷電之氣 見上

豈足令臣曲筆 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也其執意如此

何可自同凡俗 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

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魏書汲固傳

槊曰||||||也

程嬰杵臼何如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潛還不復回顧見上

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況受先

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令｜｜｜｜｜｜｜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翎羽繪答書曰翎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

奉

熨斗 隋書李渾傳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位非徐廣 情類楊彪 隋書榮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

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煮犀甲腰帶而食 隋書劉宏傳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宏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及剝樹皮｜｜之一無離叛

何敢擬議國士 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

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建成怒是後遂絶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知公｜｜｜｜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

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

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舊唐書韋思謙傳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

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搆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萬代瞻仰在此舉 見上

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 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

皁雕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丨丨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盧杞之詞不正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

頭可斷舌不可禁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也自是為其所擠

以筆塗詔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丨丨丨丨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恐

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竟不詣元裕之門

膽落于溫御史 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吁可畏哉

嚼齒皆碎 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眥裂｜｜｜｜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

剖心 舊唐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

舊唐書李邕傳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名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㫖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丨丨丨丨丨丨丨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長揖頡利

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使持幣遣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

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刼卒以禮遣

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 唐書屈突通傳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狥節吾今見之

儒生有膽 唐書溫廷皓傳龎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荅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逢帝甚怒神色不徙 唐書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

權戚縮氣 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鄆商二州刺史名授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唐書王珪傳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帝默然慚

以聲利為汙唐書蕭俛傳性簡絜｜｜｜｜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

孤特一槩

見上**還陛下此笏**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名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州司馬折威風 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攬亂一府歟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由

李下無蹊徑 唐書李乂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是寖知名請謁不行時人語曰||||||

即劾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宗神龍初為御史

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者｜｜｜哉承嘉慙

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唐書宋璟傳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令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

抗聲析句 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

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師傳傳師

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爾頋罷所授

誠爾頋罷所授 見上

奪笏奮擊 唐書段秀實傳泚名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僣位勃然起執休腕｜其象｜｜｜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𧍒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

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

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

腕可斷麻不可草 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哉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可默乎

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 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元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餽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

含胡而絕 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

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絶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

髪動 唐書顔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髪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髪于其妻妻疑之|若|云

置指示信 唐書張巡傳巡使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主將之命不達請|一|以||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

雙廟 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許遠南霽雲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云

殺妾大饗 唐書張巡傳初睢陽穀方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

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曰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栅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按巨號王巨

羅雀掘鼠 見上

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唐書蔡廷玉傳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廥為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尊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丨丨我丨丨丨丨丨丨丨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 唐書石演芬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

人事懷光至都將光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名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當取白麻壞之

唐書陽城傳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惜庫物

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

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覇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丨丨丨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

魯直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出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丨丨蓋思念之也

馬能看人眉睫以冀推挽

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

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盡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丨丨趨炎附熱丨丨丨丨丨丨丨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獨罷醇之天子御史 宋史龐籍傳名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笑比河清 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歛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丨丨黃丨丨

豈有識面臺官 宋史吳中復傳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丨丨丨丨丨丨耶

殿上虎 宋史劉安世傳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

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覲蓄縮悚汗目之曰｜｜｜一時無不欽懾

身騎箕尾氣作山河 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曰｜｜｜｜｜歸天上｜｜｜｜｜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買婢名昌奴 宋史徐俯傳靖康中張邦昌僭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對案相詬 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至目檜為濁氣

目為濁氣 見上

龍鬭 宋史趙雄傳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金人謂之｜｜

鑿池芝山後圃 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

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丨丨丨丨丨丨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項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按萬項萬里弟

止水　見上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宋史謝枋得傳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丨丨丨丨丨丨丨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按師夔呂師夔

賣卜建陽市　見上

安能與國賊博　遼史耶律義先傳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丨丨丨丨丨丨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

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

宮僚有詭隨者必稱楊詹事以愧之 金史楊伯雄傳大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為翰林學士承吉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人｜｜｜｜｜｜｜｜｜｜

不進扇 金史高汝礪傳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廻避上所御凉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可謂知體矣

拗頭南向 金史强伸傳天興二年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强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遂殺之

當作横嶺神 金史

楊達夫傳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娱了無官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覰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我｜｜之｜

人臣無公諱　金史王競傳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邇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也不聽

尸諫　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名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懼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也｜｜｜｜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節士不以辱生 劉向新序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没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松柏之志猶存

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劉義慶世說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馬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長曰｜｜｜｜｜｜｜｜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洛水石豈盡反

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中｜｜｜｜耶左右皆失笑

不敢燒尾 劉肅大唐新語

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悳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耳晉卿無以對

復為布衣何為不可 晁氏客語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懇勸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一｜｜｜｜｜

魚頭公 王鞏國老談苑

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

有史官書

之王鋌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鷙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竊未諭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上悔厚賜遺之

異時不欲附姦臣傳　陳隨隱漫錄青溪汪初笠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小罷每對之不樂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姦奈何以是汚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國子博士名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耳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品行部四

陰德

管子名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者獨有也注夜行謂陰行其德

心行

管子四方所歸||者也注心行與上夜行合

穆行

呂氏春秋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

凡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丨丨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阻行無高乎此矣

鍾離葉陽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丨丨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丨丨子無恙耶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償金

史記直不疑傳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索隱述贊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唯恐人知其為吏跡 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

何知不反水漿 漢書張安世傳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呂｜其｜｜｜｜耶如何以小過成罪

于公所決皆不恨 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恩及四海 漢書丙吉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各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矣

絕口不道前

恩

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活千人有封子孫 漢書元后傳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盜去逦起 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里落化之

天錫符策 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因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丨丨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丨丨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邴吉紹國　後漢書袁閎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丨丨丨丨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仁心覃乎後昆　見上

救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後漢書崔駰傳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伸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遂稱疾去

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後漢書虞詡傳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故字詡曰升卿

賈子賈女

後漢書賈彪傳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生

女名為

埋金

後漢書王忳傳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丨丨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絶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巳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丨丨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牛馬踶齧者不償於市

晉書庾峻傳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丨丨有丨丨

丨恐傷人丨丨丨丨

使奴開道晉書桑虞傳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丨丨為之丨丨丨

以車送病人徒步而歸晉書郭翻傳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埋我惟有劉長史晉書劉驎之傳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丨丨丨丨丨丨丨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

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不須還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焚燒丨丨丨丨丨丨丨皆丨丨丨丨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景惠遐紀宋書顔覬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丨丨以陰德丨丨**以巳錢充數送還**

宋書郭世道傳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丨丨丨丨丨丨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以耕比漢卜式

宋書徐耕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饉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璅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

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䘏

勿令居士知 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

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見上

更有佳者相與 見上

決獄無寃慶昌枝裔 齊書崔祖思傳祖思曰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槐衮相襲蟬紫傳輝

續命田 齊書劉善明傳

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

虵還牀下 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為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愚人易動不足窮法 梁書王瞻傳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明帝許

載與俱歸為營醫藥 梁書嚴植之傳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六日死植之為棺殮殯之之所全活者萬數

卒不知何許人也

福門子 魏書刁肅傳肅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之｜當享長年按

肅北史作遵

燔契 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丨其丨州閭悅其恩德

家粟造粥以飼饑人 魏書韋朏傳朏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所活甚衆

壽應享百年 魏書高允傳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丨丨丨丨丨矣

還金珠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一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

恐罪累府君瓊曰|||||猶耳鳴隋書李士謙傳或謂
||||||何所怨乎士謙曰子多陰德士
謙曰所謂陰德者何|||||巳獨聞之人
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閱婦人有乳
汁者悉放之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
女千人以歸去鄴八十里|||||||
|九十餘人||遣|鄴人感其仁恕
為之設齋以報其恩按名振務挺父出囚歸耕舊唐
書唐
臨傳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
令請|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
令因請假臨名|悉令|家|種與之約令歸繫其後
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庶幾福不衰舊唐書陸元方傳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
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
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焚券舊
唐
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乎

書羅讓傳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娣九人皆為官所賣其留者惟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治獄主仁恕 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濯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柰何仁師曰｜｜｜｜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置金棺下 唐書李勉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餘｜｜｜後其家調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潛為人耕 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

賜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陳公堤** 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 **後隆山聰明臺** 宋史劉沆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 **每臨案牘至忘寢食** 宋史陳太素傳｜｜｜｜｜｜｜｜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哉 **輟女奩嫁之** 宋史陳規傳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聞者感泣 **蕭家渡** 宋史蕭振傳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云 **種瓜待過客** 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夏日｜

丨以丨丨丨

善善道人 金史左光慶傳平時喜為善言蓄善藥號丨丨丨丨

埋蛇 劉向新序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吞蛭 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失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陽報 劉向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丨丨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名津

為君子濟

鄺道元水經注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其｜｜｜｜｜｜

呷醋節帥

李肇國史補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軍讌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進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强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為｜｜｜｜

正欲拔寃非敢希賞

李昌齡樂善錄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虐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寃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萬一數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

焚案帳

錢惟演宗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名從兄惟濬到中書語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故

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亹亹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名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為故也況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先求婿嫁前令女

魏泰東軒筆錄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

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以辱當輟吾女之奩篋｜｜｜以｜｜｜之｜也吏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貲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壻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負骨千里

馬令南唐書廬隅傳許規高陽人嘗羇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其｜｜｜｜幷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為長者云

編竹渡蟻

李元綱厚德錄二宋丱角之年同於鬻舍肆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壓郎僧

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緣繞穴旁吾乃戲丨丨為橋以丨之由是丨丨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李元綱厚德錄

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後始有服藥者

植三槐於庭

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名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丨丨丨丨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

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百鳥飛鳴就食

曾應龍閒窻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髙原之上｜｜｜｜｜｜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對嫗焚屋券

方嶽深雪偶談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邨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傍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

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置宅

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其仁心愛物如此

一錢為一事 周密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

救一老陰少陽之命 陶宗儀輟耕錄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内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

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没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退讓

臥名利者寫生危 管子｜｜｜｜｜｜｜注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上善若水老子｜｜｜｜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功成弗居老子｜｜而｜｜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故致數車無車｜｜｜｜｜｜｜｜｜｜若冬涉川老子與乎｜｜｜｜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老子｜其｜｜其｜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其｜｜其｜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其｜｜其｜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曲則全老子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者豈虛言哉江海善下百谷老子｜｜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之故能為｜｜王雌節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德主晏子嬰聞之禁

者政之本也讓者丨之丨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

保德見上

常有以自下晏子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丨丨丨丨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鍶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晏子可謂仁人矣

慆焉不自居子華子昔先大

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膚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
｜｜而｜｜｜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
曰余有**不雄成**莊子古之真人不逆**縛紲**荀子君子能
所不聞寡｜｜｜不謩士則寬容易直
以開道人不能則恭**不以衆威受賞**荀子子發將西伐
敬｜｜以畏事人蔡克蔡獲蔡侯歸
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
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
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為人下猶土**
敵退是衆威也臣舍｜宜｜｜｜｜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
｜｜者其｜｜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
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倚相於門**呂
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氏
春秋子産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處墝埆湍瀨**淮南
弟子坐必以年是｜其｜｜｜也子昔

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以曲隈深潭相予

扤敧 揚子或問持滿曰｜｜注扤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敧器

惡其益人 國語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趙衰三讓 國語公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以狂疾賞不如亾 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也｜｜｜趨而出乃釋之

知賢而讓 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馬簡子

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辭梁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保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躬躬如畏史記魯周公世家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然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越世家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貴下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處安為書辭勾踐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乎　道引不食穀史記留侯世家高帝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杜門不出從赤松子

遊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跪結韈 史記張廷尉傳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也嘗名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一謙而四益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此其所長也

匿名跡遠權勢 漢書張安世傳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如此

桑霍為戒 漢書張安世傳臨亦謙儉每登殿閣常歎曰｜｜｜我｜豈不

厚哉按臨安世孫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見上

懸車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陽狂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其安｜傳子孫

讓爵辟兄漢書韋少翁傳初少翁兄宏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

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少翁為後賢薨少翁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少翁深知其非賢雅意即丨為病丨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名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少翁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丨丨丨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少翁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少翁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少翁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少翁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少翁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少翁為河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懷謙不去官 見上

謂掾吏為師友 漢書何並傳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丨丨丨丨

｜｜上疏至於五六 後漢書鄧隲傳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户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太后不聽隲頻｜｜｜｜｜｜乃許之

伏不闋 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云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 後漢書陰興傳帝後名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身之文德之昭 後漢書陳蕃傳臣聞讓｜｜｜｜｜｜也

小吏抗禮

吳志闞澤傳澤性謙恭篤慎官府丨丨呼名對問皆為丨丨**步入寺門**吳志凌統傳統過本縣丨丨丨丨見長吏懷三版恭敬**拜鄉邑舊齒**晉書宣帝紀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吾即其人襆被而出**晉書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丨丨丨丨也丨丨**謙而識體**晉書王渾傳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晉書唐彬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丨丨丨丨丨丨**須飲者畢乃進**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趣之瞻獨逡巡在後丨丨丨丨丨其夷

退無競如此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帝乃止

服造役衣杖鍤荷斧

晉書庾袞傳元康末潁川太守名為功曹袞｜｜｜之｜｜｜｜｜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取己車而寢處

見上

持芻送牛

晉書朱沖傳有牛犯其禾稼沖屢｜｜｜｜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

自稱鄙人

宋書蒯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志在素官

宋書謝宏微傳六年東宮

始建領中庶子尋加侍中宏微｜｜｜｜畏忌權寵固讓不拜

内人皆化宏微之讓

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内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宏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處於不競之地

宋書王敬宏傳子恢之被名為秘書郎敬宏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

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太祖嘉而許之

自嫌蚤達逡巡乃答 宋書王僧綽傳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良久｜｜其謙虛自退若此

為蛭賦以自況 宋書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蛭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

語功推事臣門之恥 齊書張岱傳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為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

戒盈守滿屈己自容 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方之諸公實平世之良相

恐富求歸 齊書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禄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

路上表請代時人謂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王晉平｜｜｜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上見

歸老舊廬

立身退素

齊書蕭惠基傳思話先於曲阿起私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朝廷稱為善士按思話惠基父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梁書夏侯詳傳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由此微有忤

起臺榭以表損挹

梁書夏侯詳傳三年

還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延僚屬｜｜｜｜之志

速反蒽肆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耳

反盧作塞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

口不論勳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恥以讓梁書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俸受名梁書樂藹傳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

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辭不拜

竹間茨茅

陳書馬樞傳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林｜自營｜｜｜｜｜焉

而居

仕宦至二千石

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斯可矣

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

麈尾蠅拂即取燒除

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於前｜｜｜之

以穴為室

魏宗室弼傳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為侍中弼

上表固讓入嵩山丨丨丨丨布衣疏食**不堪兼文武之任**魏書于忠傳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丨丨丨丨丨丨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遠矣**不勞遠詣臺閣**魏書宋隱傳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丨丨丨丨丨丨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户之累耳**任理栖遲**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丨丨丨丨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靡矜於高莫恥於下**魏書高允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按 道士還鄉 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彥鑒劉遐字知章請度為||||遣左右相以下祖别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棲遁之資 舊唐書蕭瑀傳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阼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 有塵外之意 舊唐書舒王元名傳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 追蹤范蠡繼跡留侯 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重宰相尊朝廷 舊唐書柳

公綽傳長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髙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是｜｜｜也竟以戎容見

守職猶懼其盈　唐書岑文本傳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宫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不願希恩東宫請一心以事陛下願以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宫每進見太子答拜

有餘賜不足　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髙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産土｜｜｜｜｜｜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瑭子匡翰為將沉毅有謀

而接下以禮||安能與英俊為准格五代史李懌傳右散騎常侍張
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
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
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
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
||||||耶退匿楹間宋史崔遵度傳掌右史十餘
聞者多具知體歲立墀上常||||慮上
之見宰相非養病之地金史張浩傳正隆二年改封魯國
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
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
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
||也是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金史程輝傳大定
以求去二十六年以老致
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衰老不任台入香閣諭
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

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寛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無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元史史天澤傳言者或謂李瑄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賞一人以懲萬夫義者不取劉向新序佛肸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年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脱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我受賞使中年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

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國為雎下嚴遵道德指歸論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耻｜｜｜｜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功一美二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輒引以他端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别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雖信宿中途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思菰羹鱸膾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吳中｜米｜｜魚｜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願納符節入備宿衛黃鑑楊文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彦超超遺十千遺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

功勳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奉敕江南勾當公事　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乘小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　邵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即｜｜｜｜門踰年人不知為師也

先進甚多不當趨處其右　邵伯溫聞見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

忠孝兩全　徐度却掃編韓忠憲公平日嘗

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矣

自安一壑 葉夢得避暑錄話元次山父延祖為舂陵丞輙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少覩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吻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某愧之深矣

渚宮二疏 王闢之澠水讌談錄荊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諮留候秋涼還荊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内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强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築堂曰見一 岳珂桯史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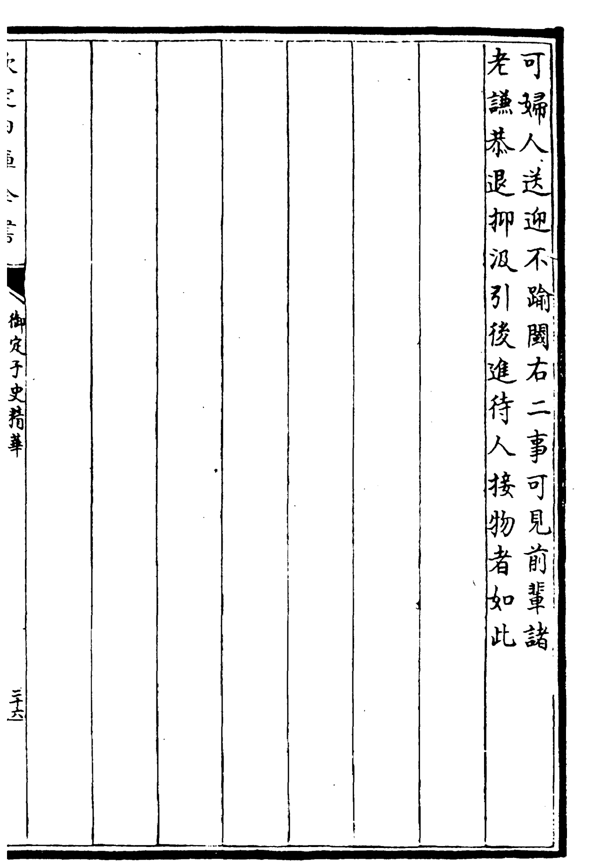
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諂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師而祖之何歸丨丨扁丨丨丨益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

乞罷禁林

釋文瑩湘山野錄鄭毅夫公入翰林為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丨丨丨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為永例

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

陶宗儀輟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凡客請納步則曰不


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
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